

沿海六行

费孝通 著



沿海六行

费孝通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沿 海 六 行

费 孝 通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浦城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 插页 1 字数59,3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册

ISBN 7—214—00041—5 /C·1

统一书号：3100·311 定价：0.75元

责任编辑 高 怀

序

为学者之著作序，难也，岂非“班门弄斧”？为长者之著作序，尤难也，不无狂妄之虑。然而我不能不从命于惶恐之中，勉为其难。亦甘为其难。

众所周知，费孝通同志是一位学者，一位放洋留学、执教京都的学者。然而，他常年跋涉于乡间，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，在学者与农民之间成功地架起了心心相通之桥。1983年8月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她的《九访江村》（即收入本集的《故里行》），其时我正因调查任务在太仓乡下，问了好几位乡干部和村办企业干部，竟无一不读这篇文章，无一不对此文的主要观点表示赞赏。学者与农民之间，心曲如此相通，心电感应如此之快，不能不使我于惊奇之余，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？

记得1983年8月我陪同全国政协调查组作苏锡常通农村调查那一次，费先生登南通狼山归来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：“一介书生逢盛世，著书耻为稻粱谋”。学者欣逢盛世，一心为国献策，与当年龚自珍笔下的

时代和文人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就是原因吧？

但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因。这里，不妨再引一段费先生自己的话：

“回顾我国解放后的30多年，近7年才是变化最大的7年。以前我们曾停顿了一下子，以至走了一段回头路。这7年农村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。我每年回家乡去看，每年都有所不同，都有新的发展，出现新的问题。所以，我说在这个时代，正是学习研究的大好时机。尽管我年纪不小了，离80岁也只有4年多，趁我还能动脑筋、还能跑的这段时间，多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变化。同时还想把这个大变化记录下来，给我们的后代人也看一看。”

历史的责任感使学者与农民真正达到了共命运、同呼吸的境界，督促着费先生不断地跑，多多地问，不停地写。看得多了，问清楚了，想到一起去了，农民喜欢看的文章就一篇篇写出来了。费先生对农村中的任何新鲜事情都感兴趣，都想去实地看一看，如愿则兴高彩烈，力不从心颓然作罢时，则无可奈何地怅然若失。我每见此种神态，不免引起此老何其不自量力之感，继而顿起可敬之心，其为学之诚，岂常人之能及。

常年在农村跑，记录历史的变化，学者并非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，而是真正地进入了角色，把基层干

部当作老师，把农民当作知心朋友，全身心地投入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探索。探索必须从生动的实际出发，既看到新的发展，也看到新的问题，既报喜，也报忧。探索要吃得苦，走出高楼深院，耐得高寒酷暑，特别要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。探索需要勇气，有时要说一些逆耳之言，有时要针砭一些时弊。做到这些，岂止是“迟桂余香”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同样地众所周知，费孝通同志是江苏人，他生于吴江县松陵镇，十岁那年迁居苏州，并在那里渡过至今还梦寐其间的中学时代。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，即六十个年头是在北京、伦敦、昆明等地工作和生活的。长期地远离故乡，基本上是在城市居住，已经离土又离乡了。然而，据我的观察，费先生脑子里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家乡和民族地区这两块地方。

那句“故乡梦寐绕苏州”，无疑是他的心声。无论在福建还是在甘肃，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，哪一次不提江苏？可谓思乡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费先生从不隐讳自己对故土的眷恋之情，他说：爱国必爱乡。这一观点，无疑很容易为大家所接受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诸情之中，乡情是最值得珍贵的一种。“月是故乡明”的感情，照我看，就是爱国之情的表现。所以，为自己家乡的繁荣而高兴，为家乡的进步多出

力，这种感情和行动，无疑是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。

费先生曾经说过：我对民族地区有点“偏心”。所谓“偏心”，就是有特殊的感情。这种感情说得远一点，可以追溯到五十多年前，他的新婚妻子就是在民族地区落水殉难的。为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，他失去了亲人。说得近一点，就是上个月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在吴江的调查任务去吴县两天了，因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个访问团到了吴江，尽管客人来前已向吴江的东道主作过再三的交代，费先生还是从吴县折回吴江，同临夏州的同志亲切叙谈了两个半天。对于临夏州同吴江县的经济协作问题，发表了具体的见解。虽然我是亲临其境、参与谈话的一员，然而，我今天这支拙笔仍难以全部表达他们之间的亲切愉快之情。有一个印象是留下来了：那个时候，在费先生的心目中，吴江人已退居第二位，临夏州的客人是第一位了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印象。

在《海南行》这篇文章里，费先生这样说过：“我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，少数民族的朋友也这样说。为什么呢？我分析一下自己，主要是感到历史对少数民族很不公平，以致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了。我有一点‘抱不平’的心情想去帮助少数民族。”这段话的总的精神，我很同意；但对最后一句话（抱不平心情），

我觉得还可斟酌，还可以表达得更准确一些。但费先生的中心思想是明确的：“一个民族首先要自己站起来，自己走路，自己发展，绝不能依靠别人过活，一切伸手。”基于这一点，“以东支西，以西资东”的想法提出来了，并自己牵线搭桥，付诸实践，以检验自己想法的可行程度。

《沿海六行》的问世，可以让读者看到作者两年间的大致足迹。我们不难看到，一位学者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一直没有丢下他手中的笔，仍然不停地在祖国沿海和边区的土地上走着。

朱 通 华

1987年7月12日于南京

目 录

序.....	1
故里行（1985年8月）	1
淮阴行（1986年9月）	32
盐滩行（1986年10月）	46
闽东行（1985年11月）	55
温州行（1986年5月）	72
海南行（1987年3月）	97

故 里 行

从农村到小城镇，再到小城镇群体和中等城市，三年前我们以吴江农村为基地，循着这条路线，把小城镇研究的范围在这几年里逐步扩展了开去。

1984年年底，当我结束了第一个回合的探索，从扬州踏上归途时，觉得离开出发点的距离远了，时间久了，仿佛自己也成了一名离开土地的“农民工”。然而谈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农村，离不得人数最多的农民。我盘算着应及时抽回身去，重返故土，从头做起，并在这再循环的过程中检验自己以往的看法。

原定今年五月返故乡，可是身不由己，故一直拖到7月中才成行。时值盛夏，年已七十有五，居然还能敌住江南的酷暑，安然无恙。这应当感谢吴江县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对我的特殊照顾。

在吴江两周，我跑了一个村、四个乡和三个镇。飞车往返，如蜻蜓点水。可到基层走一走，就多一点实际的感受。既然是家乡，对新的变化自然就比较敏感，乡亲之间也免了许多客套话，可以直截了当地提

问题。在访问后期，县委、县政府和各有关部、局的领导同志们还特地腾出两天时间给我上课，使我学到了不少新鲜的知识。这里我就把自己对乡镇工业、农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的思索写下来，作为学习体会向家乡人民汇报。

我屈指一算，为了调查研究到江村去访问，这已是第九次，所以这次是“九访江村”了。

(一)

江苏的乡镇工业产值中有没有水份？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会不会是第二次“大跃进”？这是1985年初在北京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。为了答复这个问题，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“政协小记”里专门写了一篇千字文，提出乡镇工业要速中求稳。

在城市里写的文章，与农村的实际之间不免会产生距离。一到吴江，新上任的孙书记就向我介绍全县的经济发展情况。他说，1984年全县工业产值达13亿元，农副业产值为4.2亿元，分别比1983年增长33.6%和31%。在工业发展中利润和职工工资的增长率都超过产值增长：实现税利1.3亿元，比1983年增加39.1%，职工工资额为0.88亿元，增加了47%。从财政收入

来看，1984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，增加21%，跨入了全省8个财政收入超亿县的行列。农村的人均收入从1983年的373元提高到570元，增长了52.7%。

1984年的发展速度在吴江历史上是最快的一年。上述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，工、副、农三业是同步发展的；工业的产值、利润、工资是同步增长的；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同步提高的。这三个“同步”，表明吴江的经济发展是协调健康的。

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，国家、集体和个人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。其中增长幅度最高的是农民的收入，这一点在农村市场和农村面貌中充分反映出来。震泽镇的镇长介绍说，去冬以来，商店里有三样热门货：洗衣机、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，货一到人们争相购买。庙港乡党委书记告诉我，现在农民手头的钱活络多了，一些老年人把养兔挣来的钱替孙儿女买电扇。小小的庙港镇上，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，每台售价430元，不到半天时间抢购一空。在开弦弓村，1981年我三访时，只有一幢我在1957年住过的二层楼，今年那幢二层楼已变成了三层楼，30多幢新的二层楼房建了起来，据说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，全村不下60户。

1958年大跃进时的景象，人们至今难忘。可如今，我在吴江，不但没有看到虚假和浮夸的迹象，恰恰相

反，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百业兴旺、人民开始小康的气氛。回到县里，问了银行的储蓄额，1984年城乡人民的存款余额为 8700 万元，以当年年末总人口 73 万计算，人均储有 119 元。

吴江经济的主体是工业，它占总产值的75%。在农村，工业以平均年增30%以上的速度向前推进，这的确容易令人生疑。然而盖屋置物，手中有余款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

因此，要回答高速发展是否扎实的问题，还得追问，乡镇工业持续发展的高速度是从哪里来的？

庙港乡缫丝厂在1967年筹办时并不是社办厂，而是由开弦弓村周围的 7 个大队集资联办的。27300 元办厂资金分为21股，每股1300元，由这 7 个大队根据自己集体积累的实力认领股份。当时招收的65名工人也就按出股多少，把名额分配到各大队。

缫丝工艺并不复杂，办厂的困难却不小。厂房因陋就简；设备在脚踏丝车的基础上稍加改进；用大铁锅煮茧，缺煤就烧东山的硬柴和当地的桑梗，甚至还用太湖边挖出的黑泥炭；缫出的丝卷则在铁皮敲成的烟筒管上烘干。

在最初创业的几年里，月工资一律为21元的工人们，不分男女老少、职务高低，从搬砖、平地到开动12台

机车，样样活都得干。离家远的工人挤在6间漏雨的草棚里过夜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赢得利润不还本，股份不分红。赚钱投资，投资赚钱。厂房扩建了，设备更新了，新工人一批又一批送往苏州培训，以适应新机器，掌握新技术。1980年，工厂终于还清了由7个大队筹集的股金。1984年，这个拥有360名工人的丝厂已拥有55万元固定资产和28万元流动资金，产值由最初的近2万元提高到152万元。现在工人们夜班住宿有了楼房，吃饭有了食堂，劳动有了保护，伙食有了补贴，人均月工资为63元。

庙港丝厂只是千万个社队厂中的一个，丝厂的历史也是乡镇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。从中我们看到除了一笔可数的集体积累之外，还有一本算不尽的帐。十几年来，那些拖着泥腿进厂的农民不计工时、报酬，不顾辛苦、劳累，把自己的血汗投入工厂。

有投入必有产出，待到投入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产出的旺季也就到来了。应当产出的规律加上可以产出的社会条件，苏南的乡镇工业便开始腾飞了。因此，乡镇工业今天的高速度主要来源之一是农民的集体积累，它是十几年来农民工劳动的结果。乡镇工业的发展是有深厚的根基的。

但由此说乡镇工业的资金都来自自身的积累，那

也是不切实际的。从80年代开始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各级政府制订了扶助乡镇工业的贷款和税收政策。贷款的无偿或低息，税收的减免或低率，使乡镇工业得以养生和滋长。同时还应看到，这几年各级政府也在乡镇工业的滋长中取得了财政收入的增加。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，只要政策对头，收入无疑将会大于支出，至少也会打平，这还仅仅是从金融管理的观点说的，至于在达到收支平衡的过程中，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。

金融政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。可是政策要掌握得适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去年下半年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贷款口子大开。农村干部反映，那时各家银行还真有点争风吃醋，项目一来就批，唯恐贷不出去，似乎有支不尽的钱。

看来在去冬的那股贷款风中，不切实际地要求扩厂、增加项目的倾向还是存在的。但是这种倾向既不是主流，也不能说乡镇工业本身走上了浮夸，因为那是金融政策出了毛病。当然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基本建设摊子铺得过大是不合理的，到头来是会吃亏的。到了今年的二季度，银行的信贷一紧再紧，刀子切下来不容有任何例外，也不分贷款贷得是否正当。

在数月之内，信贷的大起大落不能不说是一种盲

目性的结果，后果现在还没有暴露清楚。至于借钱搞建设和靠自身积累去发展，究竟哪个方式利多弊少，那是需要经济学家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。对于基层的干部们来说，重要的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即服从宏观控制，进行微观调节。为此，吴江的新老两位县长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。他们把全县 63 个投资数在 50 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全部梳理了一遍，叫做项目排队。其中经过论证效益不高的有 9 个停了下来，其余的也作出了分期分批发展的计划。同时，他们还用清理往来款，扩大集资，吸引外资，企业内部挖潜调剂等办法进行微观调节。他们告诉我，现在有 42 个在建项目的资金已全部或大部落实。

从被动的受制约变为自觉的有计划发展，这是宏观控制以后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。可以说，在贷款问题上虽然喝了几口凉水，但乡镇工业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，它将会更扎实地向前迈进。

(二)

为什么乡镇工业能有如此大的适应性和如此旺盛的生命力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应当进一步去认识乡镇工业所具有的独特性质。

我认为，认识乡镇工业的性质有两种眼光。一是从西方工业革命到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，苏南的乡镇工业则是不伦不类、难以理解的东西。二是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，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物。那么，在被人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眼里，是怎么看待由他们自己办起来的乡镇工业的呢？

首先让我们作一个纯属假定的问题，即如果苏南的农民只在土地上进行单一性的粮食生产，他们能否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？

在30年代我第一次到开弦弓村作调查时，了解到当时的水田每亩产稻谷平均在400斤左右，而那时吴江人均也只有两亩耕田。土地上的收成去掉农本和税收仅够供人的食用。可是，农民的生活不光是吃饭，还有住房、穿衣、社交、娶媳妇等等，这些基本的生活内容一样也不能少。显而易见，农民光靠土地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。这一矛盾用四个字来归结，就是人多地少。

解决人多地少这一矛盾的办法有两条，一是把多余的人挤走，移居他乡，去开辟新的土地。可是苏南人却没有地方去移民。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，这一点苏南农民做了，世代代精耕细作，实为